

鬻子

經名：鬻子。周常熊撰。唐逢行珪註。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遺藏》太清部。參校版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目錄#1

進鬻子表

序

卷上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大道文王問第八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卷下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禹政第六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上禹政第六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湯政揚治天下理第七

慎誅魯周公第六

#1目錄原缺，據正文標題補。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啟。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綯，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1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2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啟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啟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齋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睹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

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元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樞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泊，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3上。

1 『作』，《四庫》本作『傳』。

2 『實』，原作『皇』，據《四庫》本改。

3 『珪』，原作『圭』。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紀標子。因#1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惟#2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3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4。聊為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1 『因』，《四庫》本作『同』。

#2 『惟』，《道藏》本原作『雖』，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3 『立』，《四庫》本作『力』。

#4 『歲』，《四庫》本作『襖』。

鬻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1，守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又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2妄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3。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4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5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又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又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譎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又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衛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鈴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

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論矣。

謀事鈴忠，出言又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問之透，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6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求政術之門#7。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述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然#8終大志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9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近，為之勸也。

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10，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皆效力#11，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12，又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達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為#13，又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史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14，而為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又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15。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鞠轉、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為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衆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16：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村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又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史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17，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18，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

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土，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上竟

#1『要』，《四庫》本作『安』。

#2『妄』，《四庫》本作『安』。

#3『正』，《四庫》本作『王』。

#4『言』，《四庫》本作『言之』

#5『感』，《四庫》百子本作『咸』，是。

#6『問』，《四庫》本作『聞』。

#7《道藏》本原脫『求』字；今據文義及《四庫》本補。又，《道藏》本『門』一字下原有『曰』字，疑原文『文王問於鬻子』後當有『曰』字，錯衍

至注文中；今據《四庫》本刪。

#8『然』，《四庫》本作『熊』。

#9『餘』，《四庫》本作『食』。

#10『人』，《四庫》本作『民』。

#11此句《四庫》本作『人效其力』。

#12『王』，《四庫》本作『生』。

#13『度』，《四庫》本作『發』。

#14『土』，《四庫》本作『士』。

#15『崇』，《四庫》本作『尙』。

#16『故』，《四庫》本作『政』。

#17『若』，《四庫》本作『苦』。

#18此句《四庫》本作『如苦人者』。

鬻子卷下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

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於上，則百姓為惡而不悛者，是昏惑#1。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鈴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貞#2。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拾晝夜；頡頏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達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味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

而愚迹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為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3}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

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

感而孕，二十五月生^{#4}，以土德王，故

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

翼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為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

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5，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為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6。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珪，德諧元始，任賢立政#7，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

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蟬、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又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龔口也。

而置鞀，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爰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為銘於龔口，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上並刻銘於龔口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急之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8。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痕，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9，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主用之#10。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治志治謀#11，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

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智由其門#12，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政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於南巢#13，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得天下免於慕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哉，斯至七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14。苟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哉。

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用。得其器也，故和之#15；不行其器，於利遠矣，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16。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七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17，為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斂，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為善，

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而為善，理亦天常也。

獸化而為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飾#18，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人化而為善，是曰天常。今為不善者，與彼飛虛蹠實亦何以異矣#19。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迹達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以統之#20。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勺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匝於故處。紀，猶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為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為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天周衛，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

可為政先，故紀之為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故使賢母弟王也。

戒之日：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必施於有罪也#21。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誅賞之慎焉。

誅賞者#22，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僭懼及於淫#23，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鬻子卷下竟

#1《四庫》本後有『之人也亡』三字。

#2『貞』，《四庫》本作『真』。

#3『妄』，《四庫》本作『忘』。

#4此句，《四庫》本作亡『十四月生』。

#5『化』，『四庫』本作『比』。

#6《道藏》本『效』原衍作『效效』。今據《四庫》本改。

#7『任』，《四庫》本作『仁』。

#8『憂』，《四庫》本作『留』。

#9『入』，《四庫》本作『光』。

#10『主』，《四庫》本作『王』。

#11《道藏》本『志』前原脫『治』字。今據《四庫》本補。

#12『智』，《道藏》本原作『則』，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13『於』，《道藏》本原作『保』，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14『推』，《四庫》本作『用』。

#15此句，《四庫》本作『得其用也，故達之』。

#16此句，《四庫》本作『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

#17『別』，《四庫》本作『則』。

#18『飾』，《四庫》本作『識』。

#19『驗』，《四庫》本作『渡』。

#20此句，《四庫》本作『數統之矣』。

#21『必』，《道藏》本原作『不』，誤。今據文義及《四庫》本改。

#22此句，《道藏》本原作『賞之重』，不通。今據《四庫》本、百子本校改。

#23此句，《四庫》本作『賞僭則懼及於淫』。